

自 1955 年 2 月 8 日，金庸武俠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在《新晚報》開始連載，一時間洛陽紙貴，金庸小說已成為香港大眾文化的重要部分，深入人心。

金庸小說徘徊於雅俗之間，既是大眾追看的流行連載小說，及後更改編為電影和家喻戶曉的電視劇集，金庸小說又是大學學者重視的香港文學作品，以至地位崇高的華文長篇小說精品。

武俠小說可以上溯至《史記》的《游俠列傳》和《刺客列傳》，唐人豪俠小說如裴鏘的《聶隱娘》和杜光庭的《虯髯客傳》，元明之間的《水滸傳》，以至清代俠義小說如《七俠五義》和《聖朝鼎盛萬年青》，到 1915 年，林紓（林琴南）在《小說大觀》第三期的文言短篇小說《傅眉史》，就是最早標明為「武俠小說」的發表作品。此後，「武俠小說」之名傳遍中華大地，民國武俠小說名家平江不肖生、趙煥亭、還珠樓主、白羽、王度廬、鄭證因等人的佳作接踵而出。¹

粵港派的技擊小說也別有個性，鄧羽公、朱愚齋、我是山人、念佛山人多寫少林弟子故事，也令黃飛鴻和方世玉成為香港地人所皆知的武林中人。²直到白鶴派第二代掌門陳克夫與太極拳宗師吳公儀在澳門擂台比武，催生了梁羽生在《新晚報》連載發表的小說《龍虎鬥京華》，從此打開新派武俠小說的局面。粵港派的技擊小說就開始偃旗息鼓。

回頭看二十世紀的下半葉，連載小說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一部分，但在大眾媒體主導的景觀社會（Society of the Spectacle）和消費社會中，影像的影響力無孔不入，其中電影和電視劇的吸引力最為深廣，連帶電視劇集的主題歌曲，也街知巷聞，流行甚廣。

先談電影。金庸本人是多面手，不單是小說家和報人，也是電影編劇，金庸小說改編為電影，始於 1958 年，峨嵋影片公司的創業作正是《射鵰英雄傳》，其後李晨風、李化、張瑛和楊工良都執導了金庸小說改編電影，可是礙於製作缺乏資源，武術設計未見特色，作品水準難言上乘，但民族情懷並不付之闕如。

隨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間粵語片式微以至告終，國語片獨大一時，曾經獨占鰲頭的邵氏電影公司一直出品武俠電影，隨着佳藝電視在 1976 年推出電視劇《射鵰英雄傳》和《神鵰俠侶》，邵氏就開拍了三集《射鵰英雄傳》，由張徹導演，其後改編了多部金庸小說，由不同導演執導，可是千人一面，劇力薄弱，藝術水平不足。

1987年，許鞍華的《書劍恩仇錄》和《香香公主》才算是有代表意義的金庸小說改編電影，值得注意結局的悲劇感懷，跟原著大相逕庭。踏入九十年代，胡金銓、徐克、程小東、李惠民合導的《笑傲江湖》，已偏離原著不少，程小東執導的《笑傲江湖 II 東方不敗》更甚，到王家衛的《東邪西毒》，情節與小說已南轅北轍，僅餘東邪和西毒的角色名字，這些九十年代電影，反映出後現代顛覆經典文本的創作頭腦。³

次談電視劇。佳藝電視和無綫電視先後拍攝過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，而最成功者莫過於八十年代的一系列無綫電視劇集，例如1982至1985年先後推出了梁家仁、湯鎮業、黃日華主演的《天龍八部》、黃日華和翁美玲主演的《射鵰英雄傳》、劉德華和陳玉蓮主演的《神鵰俠侶》、周潤發主演的《笑傲江湖》、梁朝偉和劉德華主演的《鹿鼎記》、呂良偉主演的《雪山飛狐》，一一構成了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。

電視劇集的主題歌曲每晚準時播放，上述劇集的主題歌曲〈倆忘煙水裏〉、〈萬水千山縱橫〉、〈鐵血丹心〉、〈一生有意義〉、〈世間始終你好〉、〈何日再相見〉、〈笑傲江湖〉、〈始終會行運〉、〈雪山飛狐〉，由顧嘉輝作曲、鄧偉雄或黃霑作詞，全都深入人心，一再為歌手翻唱。

流行文化與大眾社會心理互為表裏，金庸小說由民族英雄故事開始，到最後由反英雄武俠小說《鹿鼎記》結束。《書劍恩仇錄》和《射鵰英雄傳》的漢族情懷，逐步褪色，而《鹿鼎記》中手段多端的主角韋小寶，正好是典型的香港仔形象。

自二十世紀末，金庸小說更與青年人喜愛的流行文化結合，漫畫繪本、電腦遊戲、線上遊戲推陳出新，日新月異，證明了金庸小說的文化生命力，生生不息。

¹ 關於武俠小說的歷史發展，可參考陳平原：《千古文人俠客夢—武俠小說類型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2）以及葉洪生：《葉洪生論劍：武俠小說談藝錄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，1994）。

² 黃仲鳴：〈我武維揚：粵港派技擊小說的興衰〉，《百家文學雜誌》第十九期，2012年4月15日，第63至73頁。

³ 關於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，可參考鄭政恆：〈為國為民，俠之大者：金庸小說與香港電影〉，收於鄭政恆主編：《金庸：從香港到世界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16）。